

Agatha Christie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黄芳田 译



幸福假面 *Absent in the Spring*



阿加莎·克里斯蒂一生非写不可的爱的故事
这本书我写了整整三天，一气呵成
我从未如此拼命过……

Absent in the Spring

幸福假面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黄芳田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幸福假面/(英)克里斯蒂著;黄芳田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21-5163-9

I. ①幸… II. ①克… ②黄…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30568 号

Absent in the Spring

Copyright © 1944 The Rosalind Hicks Charitable Trust.

All rights reserved.

AGATHA CHRISTIE® and the Agatha Christie Signature are registered
trade marks of Agatha Christie Limited in the UK and/or elsewhere.

All rights reserved.

Agatha Christie, c. Mary Westmacott novel.

本书译文由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13-909

责任编辑 刘晶晶
特约策划 杜 晗
封面插画 陶凯旋
装帧设计 汪佳诗

幸福假面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黄芳田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25 字数 130,000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163-9/I · 4073

定价: 28.00 元

春天里，我曾不在你身边……

目录

第一章	• 001
第二章	• 019
第三章	• 035
第四章	• 059
第五章	• 069
第六章	• 088
第七章	• 105
第八章	• 130
第九章	• 165
第十章	• 178
第十一章	• 186
第十二章	• 201
尾声	• 210

特别收录

- 玛丽·韦斯特马科特的秘密 罗莎琳德·希克斯·223

第一章

琼·斯丘达莫尔窥探昏暗的招待所餐厅里面时眯起了眼睛，因为她有点近视。

肯定是，不，不是。我认为是，那是布兰奇·哈格德。

多奇怪啊，竟然在这么偏远的地方遇到将近十五年没见的老同学！琼刚发现时很高兴，她是个天生爱交际的女人，遇到朋友和熟人时总是很开心。

然而接着她暗想，真可怜，布兰奇变得多惨，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很多，真的老很多。说起来，她应该还没满……嗯，四十八岁吧？

这么想之后，琼很自然地想要瞧瞧自己的外表。刚巧餐桌旁挂了一面镜子，多方便啊。见到镜子里的自己，她的心

情更好了。

说真的，琼心想，我打扮得很得体。

她见到的是个苗条的中年妇女，脸上出奇的没有一丝皱纹，一头棕发几乎不见银丝，有一双讨人喜欢的蓝眼睛，以及总是带着喜悦笑意的嘴。她穿着整洁帅气的旅行大衣和裙子，带了个颇大的包，里面装了旅行用品。

琼正从巴格达经由陆路返回伦敦途中。前一晚她搭火车从巴格达来到这里，预定今晚在这家铁路局招待所过夜，第二天早上再继续上路。

她急忙从英国赶来的原因，是因为小女儿突然病了，她知道女婿威廉应付不来，要是没有人好好帮忙打理，家里一定乱成一团。

噢，现在都没事了，她接手后，把一切安排妥当，无论是小宝宝、威廉或芭芭拉的疗养，每件事都安排好了，而且也顺利进行。谢天谢地，琼心想，我一向都是个有见识的女人。威廉和芭芭拉都满心感激，竭力挽留她，叫她不要急着回去，她虽然满脸堆笑地回绝了，却暗中叹气，因为要替罗德尼想想——可怜的老伴罗德尼，被成堆的工作困在克雷敏斯特，家里除了佣人之外，没有人照顾他的生活起居。

“何况，”琼说，“佣人能做什么呢？”

“母亲，你的佣人永远都是十全十美的，因为有你盯着他们！”

她笑了起来，不过心里确实是很高兴，因为说到底，人

还是喜欢受到赞赏的。以前她偶尔还觉得家人有点太把家中的井然有序以及她的照顾和贡献视为理所当然了！

她倒不是真的要批评什么。托尼、埃夫丽尔和芭芭拉都是讨人喜欢的孩子，她和罗德尼大有理由为儿女的好教养和成就感到自豪。

托尼在罗得西亚^①栽种橙。埃夫丽尔有段时期曾让父母很操心，但之后已经定下来，嫁给了一名风度翩翩又富有的证券经纪商。芭芭拉的丈夫则在伊拉克的公共工程部有份好工作。

他们都是长得好看、健康，又有礼貌的孩子。琼觉得她和罗德尼真的很幸运——私下里她认为身为父母的他们功不可没，毕竟，他们尽心尽力地养育子女，在选择保姆和家庭教师时花了不少心血。孩子入学以后也一样，而且凡事都以孩子的幸福为优先考虑。

琼的视线从镜中移开时，脸上泛着光彩。嗯，有这些成就实在不错。我从来就不想要有什么事业之类的，为人妻、为人母我就相当满足了。我嫁了我爱的男人，他在工作上很有成就——说不定多少是托我的福呢！一个人通过发挥影响力就能做到这么多。亲爱的罗德尼！

想到很快又能见到罗德尼，她的心就暖了起来。以前她

① 罗得西亚（Rhodesia），今已改名为“津巴布韦”（Zimbabwe），位于非洲南部，南非共和国北边。

从没长时间离开他过，两人相守的生活是多么幸福平静啊！

嗯，说平静也许有点言过其实，家庭生活从来都不会是平静无波的。假期、传染病、冬季里冻裂的水管，生活真可以说是一连串的小波折。罗德尼总是非常努力地工作，可能努力到过劳的地步了。六年前那次他极度虚弱。琼内疚地想，他没有她穿得体面，还有些弯腰驼背，有很多白头发，眼圈看起来也很疲累的样子。

不过话说回来，这就是人生。如今女儿都已成家，律师事务所也做得很好，新合伙人带来新的资金，罗德尼可以比较轻松了。他和她两人可以有时间好好离家一下。一定要多玩玩，偶尔到伦敦待一、两个星期。说不定罗德尼会去打高尔夫，说真的，她没想到自己以前竟然没有说服他去打高尔夫。这对身体很好，尤其是当他案牍劳形的时候。

打定这主意之后，琼再度望着餐厅里那个她认为是老同学的女人。

布兰奇·哈格德。从前她们一起上圣安妮学校时，她曾经多么欣赏布兰奇啊！大家都很迷布兰奇。她这人胆大包天又很好玩，而且不用说，绝对很讨人喜爱。看着眼前这个消瘦、心神不宁、不整洁的老女人，想着从前的她，真是挺可笑的。瞧瞧她那身衣服！还有，她看来——她看来真的是——起码有六十岁了。

这也难怪，琼心想，布兰奇这辈子一直都很倒霉。

她心里突然涌起一股不耐烦。整件事似乎就是个放荡

挥霍的例子。二十一岁时的布兰奇意气风发，有美貌、地位、一切，却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男人抛弃了。那人是个兽医，没错，是个兽医。而且还是一个已婚的兽医，这就更糟糕了。她的家族表现出的果决很令人称道，她被送去参加那些充满欢乐的邮轮之旅环游世界。结果布兰奇却在某个地方——不知道是阿尔及尔^①还是那不勒斯^②——下了船，然后溜回国去跟她的兽医会合。理所当然，他的顾客都流失了，于是他开始酗酒，老婆却不愿跟他离婚。没多久，他们就离开了克雷敏斯特。之后有很多年琼都没有布兰奇的消息，直到有一天在伦敦哈洛德百货的皮鞋部相遇，很慎重（慎重的是琼，布兰奇可不重视“慎重”这回事）地略为交谈了一会儿之后，她才知道布兰奇已经嫁给一个姓霍利迪的男人。这人在保险公司上班，但布兰奇认为他不久就会辞职，因为他想写一本关于沃伦·黑斯汀斯^③的书，他想要用全部时间来写作，而不是在下班后零零碎碎地写。

琼悄悄问，若这样的话，他还有其他收入吧？布兰奇却兴高采烈回答说，他一分钱也没有！琼当时就说，放弃工作也许不是明智之举，除非他有把握这本书会成功。有出版社委托他写吗？哎呀！没有，布兰奇兴高采烈地说，事实上，她并不认为这本书会成功，因为汤姆虽然很热衷写书，但其

① 阿尔及尔（Algiers），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的首都。

② 那不勒斯（Naples），意大利南部城市。

③ 沃伦·黑斯汀斯（Warren Hastings），英国派驻印度的第一位总督。

实写作能力并不是很好。于是琼就有点热心地劝布兰奇要坚决表示反对，布兰奇听了却瞪大眼回答说：“可是他想写作啊，可怜的小宝贝！他想得要命。”琼说，人有时候得要放聪明点替两个人着想。布兰奇哈哈笑着说，自己向来都还不够聪明到可以替一个人设想！

回想起来，琼觉得很不幸地还真被她说中了。一年后，她在一家餐厅见到布兰奇跟一个奇怪又俗艳的女人在一起，还有两个像艺术家的浮华男子陪伴。之后，唯一让她想起这个旧识的，是五年后布兰奇写信给她，向她借五十英镑。信上说，她年幼的儿子需要动手术。琼寄了二十五英镑给她，还附了一封信，很好心地问她详情。结果回信却是张明信片，上面草草写了几个字：你真好，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虽说总算有个回音，却不是很令人满意。从那之后布兰奇就音讯全无，直到如今在中东这个铁路局招待所里又碰上。室内的煤油灯在馥掉的羊油味、煤油味和杀虫剂气味中劈啪燃烧，多年未见的旧友在此出现，老得令人难以置信，穿着很差，成了个粗人。

布兰奇先吃完了晚饭，正要走出来时瞧见了对方，她突然停下脚步。

“乖乖，这是琼！”

一会儿之后，她已经拉开了桌边座椅，两人聊了起来。

布兰奇说：“亲爱的，你保养得真好，看起来才三十岁左右。这些年你都待在哪里？冷藏起来了吗？”

“才没这回事呢！我一直都在克雷敏斯特。”

“生于斯、长于斯，结婚成家和安葬都在克雷敏斯特。”
布兰奇说。

琼笑说：“这样的命运有那么差吗？”

布兰奇摇摇头。“不，”她很正经地说，“我认为挺不错的。你的儿女怎么样了？你不是有好几个孩子吗？”

“对，三个。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儿子在罗得西亚。女儿都结婚了，一个住在伦敦；我刚去巴格达看了另外一个女儿芭芭拉，她嫁给了姓瑞的人家。”

布兰奇点点头。“我见过她，很不错的孩子。太早婚了一点，不是吗？”

“我可不这样认为。”琼口气有点紧绷地说，“我们都非常喜欢威廉，他们两个在一起很幸福。”

“对，他们现在好像安定下来了。可能因为有了孩子的缘故吧？女人有了孩子，多少都会定下心来。”布兰奇若有所思地说，“不过，婚姻却从来没让我安定下来。我很喜欢我那两个孩子莱恩和玛丽。然而约翰尼·佩勒姆一来，我就一秒钟也不考虑地丢了他们两个，马上跟这人跑了。”

琼很不以为然地看着她。

“真是的，布兰奇，”她苦口婆心地说，“你怎么做得出这种事来？”

“我很烂，对不对？”布兰奇说，“当然，我知道他们跟着汤姆没问题的，他向来疼他们。他娶了个很顾家的好女

人，远比我适合他，三餐照顾得好好的，还会帮他补内衣裤之类的。亲爱的汤姆向来像个小宠物，后来他有很多年都还在圣诞节和复活节寄卡片给我，他真不错，你不认为吗？”

琼没回答。她满脑子矛盾的想法，最主要的是纳闷眼前这位——就是布兰奇吗？那个很有教养、意气风发的圣安妮女校校花？眼前这个邋遢女人恬不知耻地讲着自己人生里的丑事，而且说话也很不文雅。哎，想当年布兰奇的英文在圣安妮还得过奖呢！

布兰奇回到原先的话题。

“真想不到芭芭拉·瑞居然是你女儿，琼，这证明很多人都看走眼，大家都搞错了，还以为她在家过得很不开心，所以一有男人求婚就嫁了，以便可以逃出门。”

“太可笑了，这些说法是打哪儿冒出来的？”

“我也想不出怎么会有这些说法。因为有一点我很肯定，琼你向来是个令人钦佩的母亲。我很难想象你会脾气坏或者刻薄。”

“你太客气了，布兰奇。我想我大可以说，我们总是尽力给孩子们一个幸福的家，为他们好，能做的都做到了。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你知道，就是要跟儿女做朋友。”

“很好，要是做得到的话。”

“哦，我认为可以的。重点在于记住自己年轻时的感受，设身处地为他们想想就行了。”琼那张美丽、严肃的脸孔朝她的老友稍微挨了过去。“罗德尼和我向来都努力这样做。”

“罗德尼？让我想想，你嫁了个律师，对吧？没错。哈里要跟他那糟透的老婆离婚时，我去过那家律师事务所，我相信那时我们见的就是你先生罗德尼·斯丘达莫尔。他人非常好又客气，很善体人意。这么多年来你就只跟他耗着，没换换新啊？”

琼颇不自在地说：“我们两个都没想到过要换换新。罗德尼和我都非常满意对方。”

“那当然了，琼，你一向都冷冰冰的，但我得说你老公还挺花心的呢！”

“你在说什么啊！布兰奇！”

琼气得脸都红了。花心？什么话！这样说罗德尼。

突然间，很突兀地，有个念头在琼脑海中一闪而过，就像昨天看到的那条蛇，在灰褐色小路上闪电般横窜过汽车前方的蠕动的绿色形体，几乎在你看到之前就消失了。

一闪而过的念头里有几个字，淡入又淡出。

那个姓伦道夫的女孩……

在她还没来得及看清楚之前，又消失了。

布兰奇已经爽朗地在表示过意不去了。

“对不起，琼。我们去另一个厅里喝咖啡吧。我向来心思都挺低俗的，你知道。”

“喔，哪有。”琼嘴里马上冒出了抗辩，她是真的有点吓到了。

布兰奇一脸觉得好玩的样子。

“噢，有呀，你不记得了吗？不记得我曾经偷溜出去见面包师傅儿子的事？”

琼本能地退缩了。她老早忘了那回事，当时此举显得很大胆——对，事实上还很浪漫。真是个低俗又不愉快的插曲。

布兰奇在一张柳条椅上坐下，叫服务生送咖啡来，一面自己笑了起来。

“我以前一定是个可怕的早熟丫头，哦，嗯，这一向是我的毛病。我一直都太喜欢男人了，而且喜欢的都是混蛋，很不寻常，对不对？第一个是哈里——他的确不是个好东西——可是却帅得要命。接着是汤姆，虽然没什么结果，我还是多少喜欢过他。约翰尼·佩勒姆，和他在一起的时候的确开心过。杰拉尔德也好不到哪里去……”

说到这里时，服务生送来了咖啡，打断了这份让琼感到厌恶的男人名单。

布兰奇看到了她的表情。

“抱歉，琼，我吓坏你了。你一向都有点古板，对不对？”

“哦，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开通些。”

琼露出客套的笑容，然后慌忙补上一句：“我的意思是……我感到遗憾。”

“替我？”布兰奇像是对此想法感到很好笑似的。“亲爱的，你真好，但别浪费你的同情心。我其实很乐在其中。”

琼忍不住瞄了旁边一眼。真是的，布兰奇到底知不知道

她的模样有多可悲啊？随随便便用指甲花染过的头发、脏兮兮的俗艳衣服、满脸皱纹的憔悴脸孔，根本就是个老妇人，一个老态毕露、声名狼藉、四处为家的老女人！

布兰奇突然正色地用冷静的口吻说：“对，你说得相当对，琼。你这辈子过得很成功，而我，嗯，我把自己搞得乱七八糟。我往下沉沦，而你往……不，你一直留在原处，圣安妮的女学生，嫁给了合适的对象，为母校增光！”

为了把谈话带到她和布兰奇如今唯一的共通处，琼于是说：“那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不是吗？”

“马马虎虎啦！”布兰奇对她的称颂毫不在意，“有时我觉得很无聊，那里样样都那么洋洋自得又自命不凡，我想要出去见识外面的世界，嗯，”她的嘴俏皮地瘪了一下，“我见识过啦！我可以说自己见识过了。”

琼这时才首次问起了布兰奇在这招待所出现的原因。

“你是要回英国吗？是明天早上跟车队走？”

提出这问题时，她的心略微往下一沉。说真的，她才不想要布兰奇在路上做伴呢！有机会碰到面是很好，但她深深怀疑这份友谊是否能支撑到横越整个欧洲。从前同窗的情分很快就会磨光了。

布兰奇朝她咧嘴而笑。

“不，我往反方向去，去巴格达，跟我先生会合。”

“你先生？”

琼真的感到挺惊讶的，布兰奇居然还能挺像样地有个

丈夫。

“对，他是工程师，铁路方面的。他姓多诺万。”

“多诺万？”琼摇摇头。“我想我没见过这个人。”

布兰奇大笑。

“你不可能见过他的，亲爱的，他不是你那阶层的人。他酒喝得很凶，但他有赤子之心。你可能会感到意外，可是这人真的非常疼我。”

“他当然应该的。”琼顺势客套地说。

“老好人琼，做事永远讲道德，可不是吗？你一定觉得谢天谢地我是往反方向去。跟我结伴五天就会打破你的基督徒精神了。不用费心否认这点，我知道我成了什么样的人，身心都低俗不堪——你是这样认为的。嗯，还有更糟糕的事呢！”

琼暗自纳闷：会是什么事？在她看来，布兰奇的沦落已经是最悲惨的事了。

布兰奇接下去说：“希望你旅途顺利，不过我很怀疑这点。我看就快下雨了，真是这样的话，你可能会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困上好几天。”

“希望不会，这会打乱我订好的所有火车旅程。”

“这可难说了，在沙漠地区旅行经常是很难按时刻表的。只要平安过了沙漠河道，其他就好办了。当然，还得要司机也准备了足够的食物和饮用水。不过困在某个地方还是很无聊的，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只能想事情。”